

朝花夕拾

诗情话意

诗很短,意味却很深长。“母亲忙碌的身影/有喜悦的味道/父亲等待的凝望/有期盼的味道/妻子疾快的步伐/有想家的味道/儿子进门就喊‘爷爷奶奶’/有思念的味道/故乡的老屋/有我童年的味道。”

母爱,在豆瓣酱里流淌

■ 袁传宝

“母亲忙碌的身影/有喜悦的味道/父亲等待的凝望/有期盼的味道/妻子疾快的步伐/有想家的味道/儿子进门就喊‘爷爷奶奶’/有思念的味道/故乡的老屋/有我童年的味道。”

偶然读到这首名为《味道》的小诗,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初中毕业时,我到省城求学。临走时,母亲在我的行李中,放了两瓶从小我就爱吃的豆瓣酱。母亲噙着泪水,努力不让它流出。她饱经风霜的脸上缀满了笑意,每一朵笑意都在喜悦地盛开。母亲抚摸着我的脸,她习惯性地喊着我的乳名:“老三,豆瓣酱你尽管吃,下次回家再拿。”

母亲的豆瓣酱陪伴我走过如同荒原时代的快乐而苦涩的童年,经历天真烂漫的少年,来到艰难而奋发的青春岁月。从少年到中年,从读书到工作,每每离开故乡,母亲总要在我的行李中塞一罐她亲手制作的豆瓣酱。

母亲制作豆瓣酱,说来简单:泡豆、沥水、摊凉、拌粉、发酵。但这些简单的工序,母亲做起来却很谨慎,每一步骤都小心翼翼。然后,那红褐色的豆瓣酱就在香油、豆油、味精、辣椒等原料中自由呼吸,随意流转,呈现出生命最美的状态。乡下的母亲,就这样把思念和牵挂封存在那一瓶瓶豆瓣酱中。

我在县城工作,中午不回家,常常带着午饭在单位就餐。打开豆瓣酱,甜甜的黄豆味、香香的麻油味,裹挟着红红的辣椒、酱色的大豆,真的是色形俱佳,味道可口。

“你妈妈真能干!”很长时间,同事们对

我母亲的印象像是定格一般,停留在我母亲的豆瓣酱上。

我对他们称道母亲酿制的豆瓣酱,一开始很是喜悦自豪,颇有炫耀意味。也常常回老家对母亲说。母亲也很高兴:自己的豆瓣酱得到儿子的同事认可,对她来说不啻于普通百姓眼中的新闻联播!

“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们说我的豆瓣酱好,那一定是好喽!”母亲很是兴奋,嘴里带着甜味儿,语气悠长,特别是最后的感叹词“喽”拖得好长,像是拉着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线上缀满了花朵,在她的欣赏喜悦之中缓缓绽放。

其实,母亲的豆瓣酱,无论设备原料还是制作方法,都没有独家秘方。为什么让我如此喜爱呢?我也曾多次揣测,却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想想那首名为《味道》的小诗,茅塞顿开。母亲的豆瓣酱里,有着母亲的味道!小小的豆瓣酱将母亲的辛劳、等待、期盼、愿望,对家庭的责任感、对孩子的心心念念,全都集中于玻璃瓶中,诠释着母亲纯净的舐犊之情。

一次午饭时,一位同事一不小心,碰翻了玻璃瓶,里面装的豆瓣酱全都洒了,流落一地。我很想冲着对方咆哮如雷:“怎么搞的?”但我忍而未发。同事却很随意地笑笑,以示抱歉:“明天我买一瓶新的。”

哎!他完全不理解我的愤怒,他全然不懂母爱的重量!

母亲的豆瓣酱,从最初一粒粒,挑选最好的豆子,到最后变成酱,不知要历经多少步骤,多少时间。这个过程,无论多么烦琐,我的母亲总是怀着欢喜、不厌其烦,甚至会哼着喜欢的小调。因为她的孩子们爱吃,她要把

豆瓣酱给孩子们带到城里去。终于,母亲盼到孩子回来,她拿干净的玻璃瓶装上酱,也装上她的关爱与思念。

这些沉甸甸的、满载着母亲爱心的玻璃瓶,被我小心地拎着,走过门口的大槐树,踏过乡间小路,穿过满是油菜花的田野,坐上公共汽车,看着远去的故乡,跟随它的新主人,来到陌生的城市。经过不知多少里的跋涉,在它崭新的家,豆瓣酱会不会也有一种莫名的惆怅与伤感?

豆瓣酱离开了故土离开了母亲,静静地站在城市的厨房,每天最大的渴望就是看到我——它最熟悉的人回家。打开它,与它交流,融为一体,味道在城市的夜空荡漾,在芬芳中寻找家的方向。现在,“啪嗒”一声,走过乡村,穿过城镇,在即将完成辉煌生命的最后一刻,豆瓣酱却因为同事的莽撞,梦碎了。

同事不知道,母亲手工做的豆瓣酱,装着的是一个母亲的纯朴爱心!

此时,手机蓦然响起,是母亲,以往中午她都不打电话,生怕影响我的工作我的休息。手机那头,母亲第一句话就是:“老三,我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和你说话。”母亲问问这问问那,都是一些琐碎小事。末了,母亲顿了顿:“有时间回来。”言外之意我自然明白:她是想我了!

这次,我一改以往不负责任的“嗯”的回复,而是极有耐心地听着她在那边唠叨着,不时虔诚地回应着。

挂了手机,看着流淌一地的豆瓣酱,我有些愧疚,脑海中,都是她在做豆瓣酱时忙碌的身影,竟是如此的美。

我的眼泪突然流了下来。

春水

徐建军摄



心灵舒坊

朦胧发灰的余光会侵占五光十色的主视野逐渐成为眼中世界的主体,但这好像确实正在发生。

■ 张九曼

小区中央有一个被称作“大圆盘”的地方,曾是我童年的乐园。那个小小的直径不超过30米的广场,周围围了一圈有膝盖高的宽约30厘米的檐子,幼儿园的小孩在圆盘中央跳绳,家长们打着蒲扇坐在树荫旁着家长里短,小学生在扔飞盘或滑旱冰。我在这里做过很多事情,包括但不限于用树枝抽打檐子,把梧桐树圆形的果实用鞋碾碎成棕色的絮状物,拔出麦冬草深紫色的花茎当作小甘蔗,还有在檐子上走……

大圆盘的檐子有几个豁口供人们进出,每个豁口宽仅一米左右,但在当时的我看来近乎雅鲁藏布峡谷横在面前,每次跃起都抱了必死之心,看着对面坚硬的直角边缘不知道怎么就跳过去了。可现在,这里曾经种满月季的绿化带被铺上了一层薄薄的人工草坪,其他地方的土地干净得像水泥,那片我曾经捡到过奄奄一息的麻雀的麦冬草不见了,那团秋天会结橙红色硬果子的每次进出必定会让腿流血的带刺灌木也不见了,那排有我两倍高的美人蕉也不见了。

整个小区更是我们冲锋陷阵、探险决斗的围场。现在看来不过是一方不超过15度的无聊的小土坡,曾经如同某种高峻的苏格兰丘陵隔绝我的视野。如今平庸得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且被灌木切得七零八落的那片草地,曾经是白茫茫的打雪仗的雪场。大圆盘的后面是小区里的幼儿园和健身器材区域,之间曾经有一片绒球一样的开满橙黄色花的灌木,由于枝条过于茂密捉迷藏的时候甚至无法躲

新地图

进去。还曾有一片桃林曾经会结出光滑的粉红色的小浆果,曾几何时,我甚至可以爬上那陡峭的树枝上以避免躲进满地泥泞之中。那时,健身器材还是超高饱和度的黄蓝配色,有一行低矮的单杠,我和伙伴会一人坐一条杠,把三个杠占满,指着天上闪着红点的地方说是飞碟。幼儿园的围栏孱弱而可笑得像是摆设,当时我们却像攻城一样艰难地爬上去探秘,仅仅因为晚上看到幼儿园的窗户泛出紫外线似的诡异的光。等等,现在好像依然泛出诡异的光?不过已经知道答案了。

2号楼附近是我曾最喜欢的一片区域,那里被住户私自违法占有盖了小卖部并且种了各种乱七八糟的植物。我们的秘密基地是2号楼地下室封锁的出口的屋顶上方,那里常常被大人们放置装修的垃圾和剔除的杂草。从艰难地被别人拉上去,到自己轻轻一撑边缘就能跃上去,基地周围的薄荷总是在野蛮生长,疯狂舔舐着从高大灌木,李子树和楼宇间漏下来的阳光,又被我们摘掉嚼了吃。不远处有存放杂物的垃圾堆,收破烂的把自己所得用一个破包放在一个角落,那里有我们最常搜刮的物资,铁罐、叉子、剪刀之类的东西就成了我们的开荒圣器。我曾最爱1号楼的紫藤,2号楼的薄荷和6号楼的牡丹,并辣手摧花。

但现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四处黑洞洞的,冷风从稀疏的树枝间灌进来,灌木杂乱成一团,曾经是秘密基地的屋顶低矮得要命,曾经种满月季和桃树的地方空荡荡的,满眼细细的不值一提的阴影和杂草。那个小卖部也作为违章建筑被拆掉了,露出了苍白的墙体。

还有那条弯成U型的紫藤条,一直是我

的秋千;还有那些春天飞舞的毛絮,动不动就沾满了手里的冰棍;还有停车场旁的参天柏树,“广表”草坪中间的杏树,会结出毛桃的桃树,一草一木的故事都随着绿化格局的改变虚化成了拍坏的照片,在回收站积满尘埃,甚至不在我小学的作文中出现,而是成为某种仓促而无力的留白,蚕食掉那些剩下的人和事。

很难想象,朦胧发灰的余光会侵占五光十色的主视野逐渐成为眼中世界的主体,但这好像确实正在发生。

哪怕是在黑漆漆的冬天的晚上,她也会和我一起去小卖部买几包QQ糖,然后把所有口味混到一包里抽盲盒吃。在昏黄的路灯下,他会骑着一个破自行车,我一边走着路,一边聊着当时热播现在已被下架的动画,再笑着碾碎几个臭气熏天的银杏。她叫刘一,他叫李二。还有一个人好像叫加加,一个黑瘦的比我大两岁的女孩。还有一个男孩,脸又圆又红像熟透的柿子,曾经是我多年的仇敌,但不记得为什么是仇敌了……

去年,偶然看到李二作为优秀学员登上某所学校宣传帖的照片,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他小时候“骑车的小胖子”的形象,但照片里的人像一个细脚的圆规上安了一个晃荡着的灯笼果,神情像AI机器人,瘦骨嶙峋的高个子莫名给我一种惊悚的陌生。要不是他一旁的家长还和我印象中一样,我都不敢确认。

一切都变了。只有回忆还是美好的,那并非心理自动为过去加上一层冷色彩更明丽、令人物更鲜活、令经历更加热血沸腾的滤镜,而是过去本就如此。

我相信

——致中国好人罗其花

■ 木汀

我相信

罗其花是一种花的名字

它只生长在密云

它扎根在密云、含萼在密云、绽放

在密云、茂盛在密云

当密云从2011年的不足5万蜂群、1000户蜂农

发展到如今近20万蜂群、3000户蜂农

密云,

只用了3650多个日日夜夜

这3650多个日日夜夜啊

使密云4000余万蜂农熟悉的罗其花

由博士妹子转身变成了

藏不住白发和皱纹的博士姐姐

密云的杨树、柳树和苹果树、桃树……

最熟悉不过的是罗其花的身影

就如这里快乐栖居在万千蜂巢的万千蜜蜂

最熟悉罗其花那专注的眼眸,时时思考着的眼神

无论是公交车,还是林场育种中心

无论是蜂业站,还是蜂业基地、蜂场……

我相信

每一只蜂箱、回巢或飞舞的蜜蜂

最熟悉不过的

是罗其花走过时拂动的风声

时急时缓的脚步声 驻足观察时的气息声

必须相信

密云一号、密云二号

是罗其花的花瓣

必须相信

文创巢蜜“中国地理版图”“北京地理版图”

以及“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是罗其花的花瓣

必须相信

罗其花的两项发明专利、两部专著、14篇SCI论文……

同样是罗其花的花瓣

当密云实现了由种业、养殖、加工、授粉到文化、旅游,

那是该到了根植于密云的罗其花绽放的日子了

我不能不相信

中国蜜蜂之乡的烁光

来自北京,源自密云

来自密云的罗其花花开的样子

当密云的罗其花茂盛在每一条街巷

茂盛在林间和纵横阡陌的时候

那是中国农民女儿以“打铁的状态”

实现理想的日子

是一名叫作罗其花的共产党人

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最切近的敬礼



致敬
新时代雷锋



雷锋精神 人人可学
奉献爱心 处处可为

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画报社

自立自强
有你的身影